

靜寄軒集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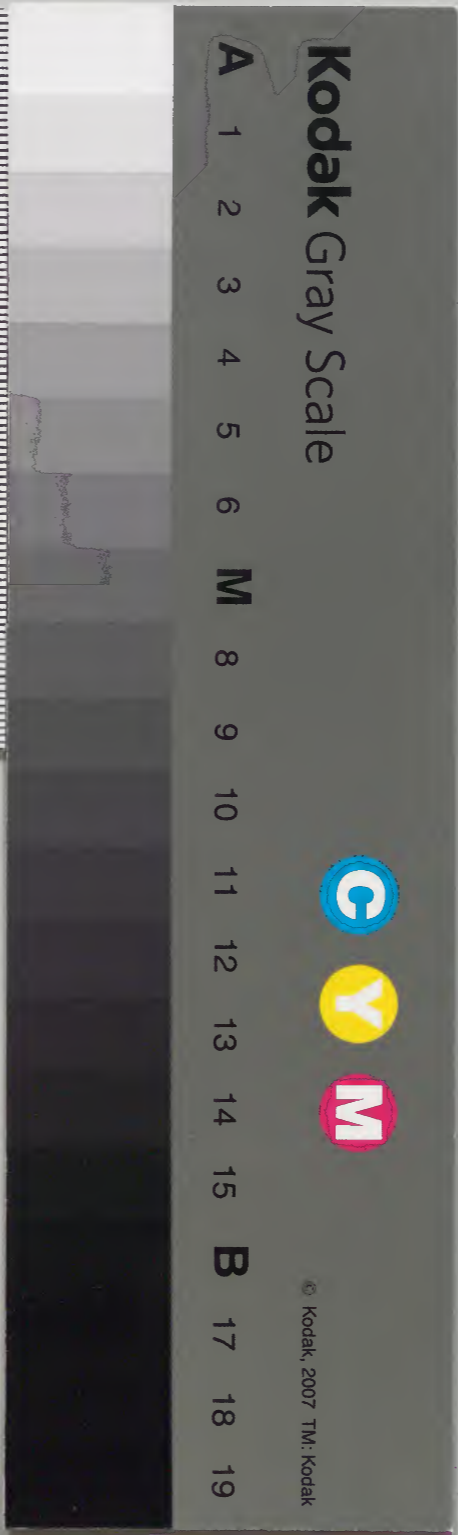
三

靜寄軒餘筆上

一三册	一四架	六九函	二六二六八號	和書門類
-----	-----	-----	--------	------

二六八	二六八	二六八	和書類
九架	三册	八號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6268
冊數	13 (10)
函號	206 1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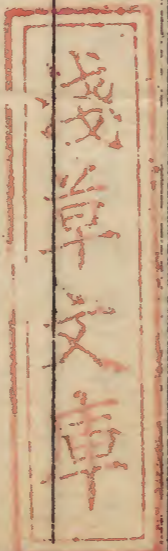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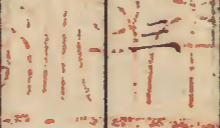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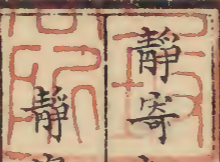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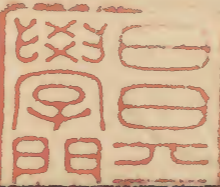


靜寄軒集附錄卷之三

靜寄餘筆卷上

淺草文庫

余少壯之時有所漫記頗成卷帙其說涉問學者往年輯為素餐錄近日間暇又取其涉詩文史乘及雜事者付之兒輩叙為一書曰靜寄餘筆初年文字齷澀可鄙今刪去其甚者間復新加數條雖無足傳亦可以資一夕之話天明丁未初冬二洲山人識



詩不必作不必不吟哦玩日優游廢事是不必作也情性不詠感興何寫是不必不作也

詩至李杜文至韓柳體製備矣摸範立矣後世作者無得而踰焉然學韓柳非多讀周漢古書則不可學李杜非多讀魏晉選詩則不可譬諸樹焉周漢魏晉根也李杜韓柳幹也幹堪棟梁靡不由根之蟠屈若知幹而不原諸根見根而不觀諸幹猶為不知樹

少陵不喜陶詩蓋彼自有說矣然五言詩孰及陶之從容淡泊自然高古乎何大復云詩溺于陶謝力振之黃省曾以為誇論是也彼喜富麗而不貴自然故其言爾也要之謝轍何望陶之下塵

嚴滄浪曰建安之作全在氣象不可尋技摘葉靈運之詩已是徹首尾成對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余謂靖節之詩亦在氣象不可尋技摘葉須熟讀細思見其真趣不則所學皆入俗調不獨五言弗能古矣

朱文公曰作詩須從陶柳門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

發蕭散冲澹之趣不免於局促塵埃無由到古人
佳處作詩者須知此意

不愛靖節詩者是其人必俗物

陳荀仲舉銅雀臺詩高臺秋色晚直望已凄然况復
歸風便松聲入斷弦淚逐梁塵下心隨團扇捐誰
堪三五夜空對月光圓全似初唐詩先是梁人八
句之詩已多似唐人者若簡文絕嶺隔天餘長嶼
橫江半吳均陣頭橫却月馬腹帶連錢等句雜之
唐詩亦不易辨皆是近體之漸

滄浪曰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太白有一二妙處子
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處太白不能作又曰子
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沈鬱
此論是二公之公案

杜律李絕業有定論至於古詩則互有出入然以余
觀之七古杜為雄五古李為高概而論之杜長於
近體李長於古風學詩者須定準的於此

夜宿峯頂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
命意卓犖超出格外與天地即枕衾等句皆見他

胸襟高豁處

山中答俗人絕句超妙無比每誦之覺有羽化登仙
 意皆從他胸襟高豁處自然流出他人道不得
 劉氏鴻書李白讀書於象宣山中未成弃去過小溪
 逢老嫗方磨鍊杵問之曰欲作鍼太白感其意還
 卒業觀此可見太白亦嘗力學得之也非若今人
 纔挾書策便作為詩文罵古呵今傲然自得
 黃鶴樓詩一為青蓮所稱後人遂以為盛唐律詩第
 一余則以謂是吠聲耳夫太白喜古調而不好聲

律崔顥斯詩高古飄逸其所以見取也設令杜陵
 評之恐其推重不至于此

農務村村急春流岸岸深輕輕寫出自然幽雅

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上句未粹下句乃有無限

韻致味之不盡

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氣象從容造語渾圓律詩
 中第一妙境第一高致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
 似霧中看此等句在老杜未必為至者而其感人

動物每誦之但覺他人到此境不得

佩劍衝星聊暫拔匣琴流水自須彈旅况如是不亦
壯乎結句乃曰早春重引江湖興直道無憂行路
難說出無憂却是多少憂煎

李長吉句遙望齊州九點烟一泓海水盃中瀉有青
蓮氣象

昌黎詩擾擾馳名者誰能一日閒我來無伴侶把酒
對南山學術文章益後始有斯人目中宜無一人
可其意者此雖一時之言與他詩人苟為高自別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英雄失路之悲
誦之使人不覺慘然

柳子厚登柳州城樓詩近體如是未見其比蓋中唐
七律第一好詩

朱子嘗跋劉病翁詩云李杜韓柳初亦皆學選詩者
然杜韓變多而柳李變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
故自其變者而學之不若自其不變者而學之乃
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也此論學詩之法至為正
確今且節取其數句學詩者不可不讀其全篇

朱子曰蘇子由愛選詩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此正是子由慢底句法某却愛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十字却有力此等說初學未易遽通然亦當知有此境

唐人寫景之句率平平寫出若河邊淑氣迎芳草林下輕風待落梅亦倒其字以協聲律耳迎字待字初無別意今人誤認為奇故為鶻突自以為佳可厭

蒼苔古道行應遍落木寒泉聽不窮

郎士元句

對句如此

自有餘味是知學詩須求工於工外焉然後真工手

細雨濕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無聲

劉長卿句

固是好句

至於次聯日斜江上孤帆影草綠湖南萬里情則真是自然妙境曾無斧痕人唯稱首聯不知次聯最高

如王維烹葵邀上客看竹到貧家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城外青山如屋裏東家流水入西鄰等句真率雅淡不假雕琢雖古詩幾以加焉宜乎古來

稱為佳句

夜久潮侵岸天寒月近城最是佳句常建句人不堪稱

何耶

幽溪鹿過苔還靜深樹雲來鳥不知錢起句下句精工

上句殊費安排古人詩此類不夥若殘星數點之

於長笛一聲深秋簾幕之於落日樓臺固人所共

知今別舉唐句一二亦可以觀對聯之難

黃花裊露開沙岸白鳥銜魚上釣磯劉長卿句下句天然

景致上句較有痕跡未免強笑強語

青鏡流年看髮變白雲芳草與心違司空曙黃雀數聲

催柳變清溪一路踏花歸戴叔倫僧宿石龕殘雪在

雁歸沙渚夕陽空劉滄此類上句亦皆不如下句有

味

家在夢中何日到春來江上幾人還盧綸上句之工固

人人所稱然下句之高殆非上句之比非具眼者

或不能知

韋蘇州九日驅馳詩第二句言其不值而還三四又別出意最見手段之高若竇鞏籬外涓涓不中與

之執鞭

家住青山下門前芳草多
漠漠帆來重冥冥鳥去遲
策馬雨中去逢人關外稀
皆蘇州佳句

余最愛蘇州去年花裏詩
世事茫茫難自料春愁黯
黯獨成眠何等茫茫何等黯
黯身多疾病思田里
邑有流亡愧俸錢每誦此句
想見斯人

朱文公曰韋蘇州詩高於王維
孟浩然諸人以其無
聲色臭味也余謂唐國史補
記韋應物立性高潔
鮮食寡欲所坐焚香掃地而
坐其為詩馳驟建安

以還各得其風韻由此觀之
所謂高處亦不苟然
池北偶談載韋蘇州史失為立
傳宋沈明遠始補傳
其生平端末終亦未詳集中
有逢揚開府一篇少
事武皇帝七賴恃恩私云云
後人遂疑為三衛而
韻語陽秋因附會以為恃韋
后宗族嚙語武斷可笑腐儒
之見乃如此觀此乃知韋之
行事不傳無復可詳朱子之
言雖是評其詩然情性之發
如是其人品亦可想

容齋隨筆云韋蘇州集中逢揚
開府詩應物自叙其

少年事也其不羈乃如此李肇國史補蓋記其折節後來也又云應物為三衛正天寶間所為如是而吏不敢捕又以見時政矣此亦所謂嚙語武斷者歟然少事武皇帝詩自叙頗詳似難云全無此事容齋少年後來說理或然矣若三衛之疑實無明據

逢揚開府詩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擣蒲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白玉墀驪山風雪夜長揚羽獵

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宮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撫惇嫠忽逢揚開府論舊滄俱甚

賀知章題袁氏別業詩世傳以為佳絕亡弟閻叔云此詩恐不足采選辭意俱無好處韻皆用實字亦為不響且泉錢一音通用益覺不可於耳

儲光羲洛陽道春風二月時道傍柳堪把上枝覆宮閣下枝拂車馬此詩甚有古趣眼界高者必以為

然

劉長卿句家散萬金酬士死身雷一劍答君恩字字
一意向君忠臣報國之思此句此人亦難多得
保元之變源義朝獻策襲白河宮陸辭 帝使謂
之曰俟克乃賜升殿義朝曰擐甲執兵豈意生還
臣請拜賜而死直進上階 帝壯之武人不知
禮讓是無足怪 帝能容之所以能勝也
上皇不能用為朝而賴長又拒其策宜乎一敗塗
地

賴長自負經世之學乃欲以亂而伸其志狠復如此
其所自負可知

諸將之襲白河也平清盛進攻西門兵士欲奪門入
忽有一大箭出壘中先登者鏃如巨鑿聞源八郎
之矢也皆大驚清盛乃回馬馳于北門重盛曰將
奉命赴敵若見強而退惡在其為將也麾而進清
盛急呼兵士擁之以去小松公之忠且仁古今一
辭無間然矣若此等事在公固不足稱然其才兼
文武也於此可概見

平治之役獲源賴朝將斬之重盛爲請求減清盛曰
十三歲能官又能軍蓋異材也今而不殺後我噬
臍重盛曰是在家祚隆替迨其替也世多賴朝若
有祚足以及後嗣乎則一賴朝何爲乃流之蛭島
旨哉公言可謂善諷矣其所以及後嗣之不務而
務盡敵敵曷可盡以不殺武衛尤內府者非也
鎌府右相將入京會年歉民苦羣下莫敢言藤知家
諫曰臣聞之猓行獸伏猓豈欲其怖己積威令然
今民沮饑君乃忍使其復伏乎乃止知家忠矣哉

又嫺乎說辭

自六孫賜姓而賴光賴信賴義義家父子祖孫蘭桂
相續源氏人物之盛平氏莫能及也義朝之不仁
也天猶不殲其後而復有鎌倉興焉豈非數世之
遺烈耶

藤氏微而平氏興平氏亡而源氏盛北條氏之猖熾
足利氏之叛逆前者唱于後者唱鳴曷借董狐手
種種筆之

或曰元弘恢復倏得倏喪之其失安在余曰知復天

下而不知反古政也曰古政如何可以反之曰在
乎用人當是之時人才濟濟將相之器頗備誠能
不問門地舉賢以及側陋則古政何憂乎不反乎
夫官人以門地中世以降之弊也恢復猶興國也
宜芟除舊弊以新天下耳目不務出此乃拘拘焉
廢株是守宜乎俟與之也用人如何曰中務王長
子也而德器正宜立以為儲君兵部王勇略英邁
宜遣以鎮鎌府萬里為首相河內為次相新田名
和用之為衛將其他猶不乏其人足利赤松等諸

將則亦計其功而賞之不至濫斯可矣易云大君
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夫采擇之則亦二相能
之矣係少時
之筆

萬里河內而外北畠洞院四條諸公又皆聯翩一時
任用得宜則天下欲不理得乎乃薰蕕兼收終致
蕭艾滋蔓不可除也可勝嘆歎

有時如是有人如是而不能有成終至於百世無復
言恢復者噫

晉宋南渡忘其中原延元南狩其心未嘗不在社稷

至乎有時有人而無能成則一途轍

元弘延元皆
後醍醐

帝之
年號

岳武穆後改謚忠武其文以比孔明子儀曰雖計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由是則我楠公亦可用此謚矣

楠公之死世歸咎藤清忠清忠之罪固不可追然彼亦截截編言耳固無識見亦非有奸謀且公之死生係國家興廢興廢天也區區佞人焉能使公死生哉

本土古稱秋津洲秋津蜻蛉也名山藏王享記云日本古倭國其地東高西下勢若蜻蛉古亦曰蜻蛉國也觀此則彼中亦傳之可知也或云秋津蓋和州別名非全國之統名皇祖登高山觀地形似蜻蛉固以為名若全國非一覽所能盡也

余嘗言近時文士呼漢為中國之非有人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彼既為帝則吾何得不夷稱彼為中國當余曰所謂民無二王非此之謂也昔者金人謂李若水曰事無可為者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

若水嘆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語意本如是
非謂天地間唯一王不可復有王也

漢之為國土地廣大人民蕃庶文物典章之備諸國
莫與為比其稱為華為夏是實然之名非其人自
私張大其號也我之為國其地不能如彼之大文
物亦不能如彼之盛而能特立大海之中未嘗奉
彼正朔民稠財富百物自足未嘗取給他邦故諸
夷以彼為中自以為外而我為不為也近時彼中人
視我人物秀麗風俗醇正稱以為東方精華之氣

所萃可見彼之視我亦自不與他邦同也若不問
其人物風俗徒以地之廣狹為等則度爾格莫斯
哥之醜亦可以宗于萬國故吾土雖未比彼大然

是為天地間一名區無愧

自此以下三
條係新增

本土之始瓊茅開國故其俗武勝文不足中古天子
遣使漢唐脩好因以就學文教亦興朝野斐然其
後士大夫稍流文弱朝威不振武臣驕橫遂成割
據之勢天下形勢於是一變近世昭運文教武備
並興兼隆四方又安生民樂業二百年間不見兵

世
車
戈蓋前古以來未有如是之盛雖然人宜思其始而不蹈往轍若夫儒者慕古學道固其宜然也因慕古遂慕漢俗欲事事似彼則亦失其本也須顧以自戒

吾儕小民生當此時朝夕無事不知憂苦與儒士文人講究經籍評論詩文恬然自樂外平之澤豈不大乎

小浦聞魚躍橫林待鶴歸
閒雲不成雨故傍碧山飛
放翁見趣亦自高矣

陳師道句家在斜陽下人歸滿月中似畫有情句亦清新

縣郭連青竹人家蔽綠蘿
地偏春事少山迥夕陽多
暗水披崖出輕船掠岸過
傳呼細扶柁吾老怯風波
此韓駒泰興道中之作雖新巧亦可誦柁字屬歌韻用法可疑

林和靖詩余所素好但比之讀唐詩竟是似與田舍翁語雖真率可喜亦欠溫雅氣象

空階重疊上垣衣
白晝初長社燕歸
落盡海棠人臥

病東風時復動柴扉幽韻可掬

鶴間臨水久蜂懶得花疎上句高趣下句較劣

夢溪筆談云林逋隱居杭州孤山常畜兩鶴縱之則

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汎小艇遊西

湖諸寺有客至逋所居則一童子出應門延客坐

為開籠縱鶴良久逋必掉小船歸蓋嘗以鶴飛為

驗也逋高逸倨傲多所學唯不能棊常謂人曰逋

世間事皆能之唯不能擔糞與著棊此其高韻可

想

又云古人詩有風定花猶落之句以謂無人能對王

荆公以對鳥鳴山更幽本宋王籍詩元對蟬噪林

愈靜鳥鳴山更幽上下句只是一意風定花猶落

鳥鳴山更幽則上句乃靜中有動下句動中有靜

荆公始為集句詩多者至百韻皆集合前人之句

語意對偶往往親切過於本詩宋謂劉宋杜詩伐

木丁丁本王籍句若介甫一鳥不鳴更字為不成

義

雍熙元年日本國僧裔然浮海至節裔然還國奉表

稱謝中云傷鱗入夢不忘漢主之恩枯骨含權猶
抗魏氏之敵又云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
難盡顧信風而東別數千里之山岳易過妾以下
根之卑適詣中華之盛又云金闕曉後望堯雲於
九禁之中巖扃晴前拜聖燈於五臺之上又云蓮
華迴文神筆出北闕之北貝葉印字佛詔傳於東
海之東又云世超黃軒之古人值金輪之新語極
精麗宋史外國傳

天曆帝幸冷泉院召詞臣賦詩以花光水上浮為題

勅管文時作序詩成宴罷車駕將還而序始奏
帝命藤雅材讀之及至誰謂水無心濃艷臨兮波
變色誰謂花不語輕漾激兮影動唇之句 帝
為擊節乃重命宴極歡及天明 帝實好文之

主哉

此下二條係
少時之筆

帝又內宴與詞臣同賦宮鶯囀曉光詩 帝詩先

成曰露濃緩語園花底日落高歌御柳陰自以為
絕佳及管文時詩成曰西樓月落花間曲中殿燈
殘竹裏音 帝覺其益佳乃問之曰朕詩孰與

卿詩文時對曰聖作神妙非臣所敢企望 帝

曰奚以遜為且對以實文時惶恐無言 帝彊

之再三文時徐曰萬死臣詩實進一格 帝笑

而止

皇朝文字亦間有好議論藤公良相上表曰中外之

國小大之政所以治而不亂者唯以任得其人也

脫非其人則雖有峻法嚴令然是為亂之階終非

為治之備矣又善清行封事俗之凋衰源自奢侈

不塞其源何救其俗之類不遑枚舉 清行封事諸篇皆佳今不

悉舉輕俊子弟遠說臺閣文字不足觀者過焉

孝德天皇詔曰凡欲致治者若君若臣當先正己而

後正人如不自正何能正人至哉王言當時儒學

未闡此所謂非是蹈襲前人者也可不仰乎可不

欽乎

天皇天資寬仁善政甚多勅建年號改定冠制立三

公置八省百官禁富民兼并止葬儀踰度及死者

削髮等此其大者也宜稱為中古明主

藤公良相為人極睦親族建延命院以養藤氏生徒

風車

病困無資者又以東京六條第為崇親院割封戶
置義田收養宗族子女不能自存者

良相冬嗣之子官左大臣

事見三代實錄此事既先范文正久矣

良仁性至孝丁母憂哭泣歐血絕而復蘇遂成疾貞

觀二年卒年四十三

良仁良相之弟中宮大夫

桃李一門聯芳鍾秀何其盛也

管公嘗侍宴賦詩有君富春秋臣漸老恩無涯岸報

猶遲之句 上甚感稱釋衣賜之次年其日在

謫處乃復賦詩曰去年今夜侍清涼秋思詩篇獨

斷腸恩賜御衣今在此捧持每日拜餘香慕君之

誠隱然言外非有積中之厚何以能如此也所謂

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者豈非公之謂歟嗚呼斯人

而不去者延喜之隆豈止於是耶

係少時之筆

藤高房為美濃介將脩隄防土人曰陂渠有神觸之

必死故前守皆不脩高房曰苟利子民死無憾矣

遂脩之灌溉流通後世賴之席田郡有妖巫民庶

奔走其黨寔繁守令皆怖其神而弗問高房單騎

往悉捕戮之歷守備後肥後越前所在稱理盜不

昔風干

敢窺境余謂俗之崇鬼若高房則謂之正氣可也
謂之不惑不懼可也

服子遷以為藤氏風流似晉之王謝是則然矣而族
姓蕃昌彼土無可與比至其下為士庶者則亦以
威武鎮守方面者天下無往不在一天兒之餘烈
何其盛哉何其盛哉

晉書王衍傳義理有所不安隨卽改更世號口中雌
黃安澹泊湖亭涉筆以腹中鱗甲對皮裏陽秋余
謂口中雌黃亦可以對

王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
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王衍既
然夫事至此悔無能及後之賢者其勿效尤

說儲云阮籍遺落世事不拘禮數及教其子渾則曰
仲容咸已預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元延祖棄官反
初服嘗曰人生衣食可適飢飽不宜復有所須每
灌園掇薪以為有生之役盡此及戒其子次山輩
則曰兒曹逢時故時祿山反不得自安山林勉厲名節
無近羞辱古人父子相期不必出於一途此可以

見人真情矣誰有以放縱自是者乎

崔顥初謁李北海獻其所作首句云十五嫁王昌北海叱起曰小子無禮不復接之北海不取淫風正人哉

杜少陵為右拾遺上書論救房瑄語甚剴切不復揣其獲罪可謂忠矣今之學者動輒目為詩人而片之吾不知其果能有此氣槩乎否

張和仲千百年
非所以論少陵也少陵
眼引文人無行
忠貞固無嫌于此等語

房瑄以天下為己任不可謂無忠者史稱喜賓客好

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然觀其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書生則其所引拔亦未精選可知也至其用古車戰一敗塗地則虛名無實才之誚亦不可得而辭焉

憲宗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大盛何也李絳曰此羣小欲害善人之言願陛下察之夫君子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耶余謂漢唐宋明皆有朋黨之禍莫非小人欲害君子而倡為此說焉深之之言可謂得其情矣憲宗之明而

不能用知人之難不其然乎

穆宗問柳公權書跡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帝默然改容善哉柳公之論書也點點要善畫畫要好易若反求諸己哉人苟見此意何善不可為帝之柔懦亦為之改容可見要言不煩而人自服矣

崔郾在陝以寬仁為理或經月不答一人在剴嚴刑峻法或問其故郾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剴地險民雜慄狡為奸非用威刑不能致理余謂今

之為吏者寬則一于寬嚴則一于嚴雖號為循良者亦終不免于偏若崔郾者可謂知臨民之要矣
崔唐文宗時人剴岳觀察使

西川節度使劉闢反推官林蓋諫闢怒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勿殺但數礪刃于其頸蓋叱曰豎子當斬卽斬我頸豈礪石耶闢曰忠烈士也黜之余謂若逆光秀之臣左馬內藏等其志豈後林蓋乎唯其無識乃以不義為義而甘為逆黨孔子曰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雖彼非

自作首逆而其為亂賊也一耳士之弗可無學如是

文獻通考云唐方鎮節度使之兵其原皆起於邊將之屯防者節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強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不肯代或取舍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為畱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因而撫之號為姑息之政唐家終以此亡豈非以幾微難見乎我鍊府之起權輿于將士畜家兵其原亦甚微矣降逮元建

間天下事至不可為後王後賢其可不監乎故無遠大之慮而拘拘乎小利害非君相之道也鍊府之政簡而其俗質宜乎其相傳以及百五十年之久

輔臣而殄主後陪臣而沆天子義時之惡宇宙未之有也

北條泰時節儉謹慎遇凶年饑歲輒施民甚廣而自奉益儉苦晝唯一食夜無燈燭藤井懶齋曰雖世以為大過亦唯千歲一人余謂懶齋之言是也蓋

秦時亦文帝之流

秦時問臨民之要於僧明慧慧應之以無欲秦時曰
我卽無欲如羣下何慧曰何有于羣下也公第無
欲秦時深信用之終身不他求焉而九族肅穆天
下又安鍊府之理於斯為盛視之夫子以不欲告
季氏而不用魯國以衰而其子孫亦微則何如哉
一則親聞之聖人而陵夷日甚一則偶受之浮屠
而政聲流乎千歲易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其斯
之謂歟

係少時
之筆

北條九世唯一秦時惜乎其弗知大義承久之事不
能強諫其父而助凶佐逆遂成滔天之惡後來衆
善寔不足償

北條氏之亡也源將使夫人贈書招安東聖秀秀怒
罵使者曰夫人豈非我兄弟之子耶我降汝亦何
面目以事乃公卽自屠而死壯哉抑亦所謂信近
於義者也

戲擬北條氏報元世祖書元世祖寄書吾 朝廷

朝廷命學士草答書下征夷府府中諸將怒元主

書辭無禮胥議曰驕胡奚足答乃竊封還改作回
報以與使者曰日本國征夷府宰平某謹復書蒙
古國王使節數至教以脩好之事來意孔厚吾
皇上固非不與貴邦同憂唯是五方各有性風土
各有宜民安乎其所習物足乎其所生何必易其
不可推移而以為功哉夫鬪非同室義不相救况
我之與貴邦海濤萬里參商不啻又何遽以全好
善鄰為言邪聞貴邦既南取宋華夏蠻貊莫不奔
走而入賓也是豈盛德所致歟抑力不贍而然歟

皆我之所不與知也

皇朝建國與天地為始

大統一姓百官世職民安物足禽獸草木咸若聲
教所被三韓諸國時或朝貢而其待之也來者不
拒去者不追我 皇上體天之心法地之行固
與夫孳孳為利於土地人民者殊焉來書又如云
召我以兵者是則大事百萬生靈所係貴邦更審
之海濤天險况我有備禦之設勿輕舉以貽幾頓
之悔勿示弱以取天下之笑 朝廷以來書附
某為報某唯知赤心守國不知所以待異邦謹復

車

元主得書大怒乃起兵伐我十萬眾殲于我西陲
生還者僅三人徐少時之筆

宋史忠義李芾傳元兵南下芾守潭州力不支城且陷
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
不可辱於俘汝為我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
頭辭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諾置酒飲家人極醉盡
刃之芾乃自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屍因還家自
殺其妻子復至火處大慟號呼而自刎烈矣哉此
間武人類能為之在彼不多有

忠義傳又云潭城中有尹穀者先舉進士第知衡州
是時在圍中知城且陷將不免為積薪局戶朝服
望闕拜已取歷官告身焚之即縱火自焚鄰家救
之火熾不可救但望見烈焰中穀正冠端笏危坐
如平時州守芾聞之曰尹務實先我就義真男子
也就義者世多有之在烈焰中如平時者實萬中
之一

吳瑛在治平中官虞部員外郎即致仕去臨溪築室
種花釀酒賓至必設飲飲必醉或困卧花間客至

千

亦不問有藏否人物者不酬一語但促奴益行酒
嘗有貴客過之瑛酒酣而歌以樂器扣其頭為節
客亦不忤盜入室而覺不言且取其被徐謂曰他
物唯所欲夜正寒幸舍此其曠達多如此宋史隱
逸傳

清人沈宗壇率社約云誰家釀熟願為不速之賓一
日花開卽是倉率之主誠率社哉吾恨不得與斯
輩遊

東坡謂晨飲為澆書李黃門謂午睡為攤飯見剡溪

野語東坡平素不能飲酒所謂晨飲亦戲語耳或
曰其婦久藏斗酒而不知乃坡公之所以不能飲
此言可以解頤

于鵠醉後寄友人詩獨憶卣冠眠細草不知誰送出
深松真是醉人之態讀之使人不覺發一笑

謝少連云讀書須少年僻地靜夜早晨阮堅之云飲
酒須淡酒小杯細談久坐二君得讀書飲酒之趣
可謂名言徐氏筆精

白樂天池上篇云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

竹千竿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
有堂有庭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歌有弦有翁在
中白鬚飄然識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務
巢安如龜居坎不知海寬靈鶴恠石紫菱白蓮皆
我所好盡在吾前時飲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
雞犬間間優哉游哉吾將終老乎其間此篇可當
一首園記讀之灑然不獨伸長樂志擅名千古矣
同上

白香山秦中吟有議婚詩其言可以警婚娶者亦可

以喚醒紈袴子弟駭蠢無知一味事驕奢者詩云
天下無正聲悅耳卽爲娛人間無正色悅目卽爲
姝顏色非相遠貧富則有殊貧爲時所棄富爲時
所趨紅樓富家女金縷繡羅襦見人不斂手嬌癡
二八初母兄未開口已嫁不須與綠窻貧家女寂
寞二十餘荆釵不直錢衣上無真珠幾迴人欲聘
臨日又踟躕主人會良媒置酒滿玉堂四坐且勿
飲聽我歌兩途富家女易嫁嫁早輕其夫貧家女
難嫁嫁勉孝於姑聞君欲娶婦娶婦意何如

西溪叢話沈休文詩還家問鄉里鄉里謂妻也南史
張彪傳云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今會稽人言家
里其意同也藝備問人呼妻曰鄉亦是意歟
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聖人以為未思劉宋人樂府云
西上隴坂羊腸九迴山高谷深不覺脚酸是則能
不憚遠思有實落。

詩非苦吟不工孟浩然眉毛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
穿玉維走入醋甕皆苦吟之驗也存餘堂詩話

陳后山每登覽得句即急歸卧一榻蒙被於首家人
知之即猫犬皆逐去嬰子稚子亦皆抱持寄鄰家
徐待其起就筆硯即詩已成乃敢復常雖是甚為
詩困而非所取然其苦吟亦可見也今人率易唯
務捷作宜乎其乏佳句

嚴滄浪曰后山本學杜其語似之者但數篇他或似
而不全又其他則本其自體耳余謂此其所以為
后山也若以模擬為事則亦一優孟耳何以為后
山

臨漢詩話楊億劉筠作詩務積古實而語意輕淺一

時慕之號西崑體識者病之西崑體起於李商隱
其用事廣採遠摘與紫氣黃金活板樣異

余少時讀山谷集不認得其長處以謂亦是一大家
讀不得其味者眼力或不至也棄置篋中數年一
日曝書偶展讀之稍覺有味於是乃反復之則妙
處宛然躍出古人之詩誠不易讀

人得交遊是風月天開圖畫卽江山葉靜齋以爲山
谷得意句云余謂讀山谷詩如讀文章其長處全
在一篇結構上看不可求之一句一聯間如此句

固好然此之唐人佳句則竟無許多意味

宋人詩本不可爲摸範而時讀之可以恢弘眼界亦
詩家遊戲三昧耳唯學詩必以唐爲法是不易之
論也宋人縱橫下字不擇雅俗若蘇黃諸子自成
一家之言可矣後人倣之徒爲閤巷俚談竟不成
詩

朱文公曰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旣立
次第方可看蘇黃以次諸家詩此論最爲穩當
學詩不學蘇黃未爲不知詩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

知味

梅聖俞曰凡詩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矣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也宋朝詩人率主此意其詩所以日趨新巧也

梅聖俞河上寫望詩魚腥蠹蠹橋邊市花暗深深竹裏窻上句只是河上即景下句有幽致可咀嚼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六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宋僧參寥詩當時作家恐難

乎及

青山何人家芳草滿樵路猿鶴未歸來殘月照烟樹
宋僧斯值詩

王阮亭曰劉淵才恨曾子固不能詩今人以為口實今觀類稿中諸篇亦荆公之亞但天分微不及耳若皇甫持正蘇明允陳同父乃真不能詩也余謂選宋詩者多不及南豐蓋依劉淵才言而然也余偶記其一詩今錄之亦可以見劉說未必然也稿中尚多佳於此者當他日細閱錄出石磴縈回入

杳冥筠松高下簇虛亭春歸野路梅初白雪盡沙
田麥正青馬窟飛雲臨畫棟鳳林斜日照疎櫺長
年酒量殊山簡却上籃輿恨獨醒岷山亭置酒詩
陳達叟蔬食譜羹菜贊曰先聖齋如菜羹瓜祭移以
奉賓乃敬之至余讀之不覺笑曰吾輩待客可謂
敬無不至矣

余素嗜松蕈人或謂多食害人頃讀陳仁玉菌譜云
松蕈生松陰採無時凡物松出無不可愛松葉與
脂伏靈琥珀皆松喬也昔之遁山服食求長年者

寔松焉依人有病澁濁不禁者偶掇松下菌病良
已此其效也果爾是無害而有益矣

崔瑗愛士好賓客盛脩肴膳殫極滋味不問餘產居
常蔬食菜羹而已茹草記

余鄉有一禪師曰別調和尚結小庵於市中居焉平
素手為糜粥菜羹食之不畜徒弟性嗜飲有客攜
酒喜與之飲飲數杯乃徐出踞鄰店與市人若農
父權語既還客猶在則又與飲客去或畱皆不問
無容則獨念經庵中不置佛像或負日或就涼唯

古
車

意所向而不與人論經旨第以消閒耳余時尚幼就學詩和尚亦時自賦又作和歌間有可誦其沒已二十餘年矣里人至今往往說其事不知其道造詣如何蓋亦一異人云

鄉又有醫惠因姓高津氏號東白翁余幼時從受句讀翁與其兄東村翁同居兄弟皆以教書爲業筆法頗有可觀終身粗糲垢弊不靳名利弗近女色有一妹亦不嫁暇輒三人聚於一處飲酒相歡時或裁歌作詩互相倡和懽然而樂先後以壽終此

等人雖難執繩墨論要之亦有異處與夫儒雅自名而役役貨色者不可同口而語焉

大津有隱士道鎮者素貧自安菜食不飽晏如也豐公聞之賜之廩米不受又令驛馬往來者輒投一錢其窻中鎮乃出木杓以受之充則收爲食料不至空匱弗復取云道鎮不知何人豐氏全盛之時天下知躁競而已誰謂有此高潔之士乎至其不甚拒馬奴錢則最有味焉非以此而銜廉名者也可可知矣或云是非道鎮鎮泉州界濱人在大津

古
車

者曰ノ貫皆茶人以下六條條

伊香賀隆正稱民部者陶晴賢之臣晴賢嘗乘怒手刃

其子隆正不以為怨而丹心事之如初及晴賢敗

亡之日最盡其所當盡遂共自殺晴賢逆賊何乃

獲斯精忠之臣哉且晴賢之死比之義隆之死從

之者特多彼之剛暴亦有得人心者邪將戰國之

俗喜其猛而爾矣義隆暗弱宜乎殉者之寡隆正

或作房勝

陶持長疾其子義清少小穎敏有蔑視其主義隆意

遂藥殺之養甥隆房為嗣可謂滅親之忠乎而隆

房暴逆終攻殺義隆嗚呼何視其子過察而視其

甥之弗審乎隆房即晴賢蓋弑義隆之後改為晴賢

義清聰慧絕倫雖大文長編一經耳目則不復忘遇

藥時歲甫十五云持長乃不教而殺之雖時俗使

然亦不慈之甚

冷泉隆豐之事大內義隆知無不諫諫無不盡可謂

忠矣而不知去就之義徒以身殉暗主雖時俗使

然亦可惜哉

古車

古車

隆豐預識晴賢之逆而欲刺之義隆之前何其智哉
百諫不用猶且不去遂死其難何其愚哉吁其智
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漢土武人闕闕如虎而已此間武人乃說一種義理
名曰武道其徒稱義無窮若隆豐隆正等皆是也
或戲目之爲一異端然其言間有可錄余未能悉
考若律義二字其常言也此語甚好蓋謂直而有
信余亦常假之以誘後生謂曰不律義尚不可以
殺人况可以成己成物乎

加藤嘉明曰斬將擐旗氣盛者能之而非真勇也守
孤城於無援保孱主於衆睨非律義者不能故真
勇必出於律義者亦是可取之言

加藤清正嘗選保侶騎二十人令部下舉其可用者
有坂川者而自薦清正及老臣皆怪問之坂川曰
臣父嘗能爲君執銳摧堅非不善戰者而臣不能
識其果堪保侶否知人之難父子猶然况敢薦他
人耶若我身則知之熟信之厚此臣所以自薦也
其言從容其色自若清正歎稱用之

坂川稱忠兵衛。此下二

條係少
時之筆

小宮山友信者甲斐勝賴之臣也嘗與人訟理勝賴
薨於旁人之言謂友信不直而因黜之會織田氏
兵入信州甲軍折北不救將士潰散勝賴狼狽竄
走天目山中於是友信將出殉難追而及之乃問
左右嚮與己訟者及讒己者皆已亡友信歎曰君
嘗以我為不忠而斥之今而出焉有傷君之明而
不出則臣之節缺矣即有傷君之明而節不可缺
乃從入山中遂死之此在武人中其跡最近道者

其徒稱義無窮良有以也能忘其小怨以全大節
究其所存豈不亦苟免者乎

逆光秀將入京弒其君織田公上愛宕山忽語其部
下曰我積怨久之且入弒主公因以制天下汝等
從我可也若其不欲則速斬我首部下皆愕莫敢
出言齋藤某者其宰也憮然為問曰是必不濟之
事然而弗從則似愛死矣愛死之聲可耻臣請先
奉命部下皆是其言而從之遂馳入京攻公不備
而殺之此知愛死可耻而不知弒君之為大逆豈

古風千
車

不大悖乎然此等人天資本不卑使之微聞君子之道則其背戾寧至于此耶

李笠翁曰立法不可不嚴至于行法則不容不恕余亦曰論人不可不嚴至于取人則不容不恕

今人小字源氏之子或稱平大橘二藤氏之子或稱清五長六固失其義然是唐人亦有之高定小字

董二見唐國史補柳州二子周六周七見韓文此類甚多

蓋小字與他人呼以行次配姓為李二趙三者自別

兄弟二名而用其一字者世謂之排行如德宗德文義符義真之類起自晉宋漢人所未有也單名以偏旁為排行始見於劉琦劉琮此後應璩應瑒衛瓘衛玠之流踵之而出矣日知錄卷二十三此卷又舉自稱字例數條王逸少盧子先以下歷歷可證若匡鼎華陽隱居未可以為據其引家父吉甫寺人孟子則鑿

婦諱不出門故西人為婦人作碑誌率稱其姓而已今人必書諱者可謂弗考南豐集碑志間有書婦女諱者他集不多見

婦人雖君前亦稱姓而不名是國人或所不知
享保中大和字知郡大澤村民獲一棺及誌石刻曰
從五位上右衛士督兼行中宮亮下道真備葬亡
妣揚貴氏墓天平十一年八月二日記歲次己卯
觀此則中古重葬埋之風可想下道即吉備公後
升台鼎改姓吉備實龜六年薨

蜀都雜抄前朝千家姓以朱奉天運起文然未見有
天姓者按唐人以阿每為我國姓阿每天也蓋聘
使一時假以天稱彼因記國語又譯為天歟然

皇朝剖判以來天統綿綿無他姓間之故天子無
姓是我之所以高乎萬國以天假稱亦落第二義
皇朝賜姓氏之例與西土不同如源平藤橘菅江之
類所謂氏也如朝臣宿禰真人之類所謂姓也以
今考之朝臣宿禰等雖當時謂之為姓其實亦品
爵之類凡若是者皆不可與西土一例看世人見
春秋以前有姓氏別而不復深考之本土姓氏亦
以此而推可謂疎矣

春臺斥非云天子諸侯言姓不言族不知是何據堯

舜稱唐虞湯武稱商周皆未嘗稱姓唐虞商周皆
氏也乃至魯衛齊楚亦莫不皆然其稱姓者唯婦
人為爾後世書有稱周公姬且魯公姬伯禽者是
不知妄作不可以為據也周之子孫或稱姬某
見漢書亦失其本且
姓氏之別秦漢以後混不復分故曰姓某氏不曰
某姓某氏本土所謂源平藤橘等亦氏也與三代
以上姓者不同近人姓氏說獨字明霞為詳
後讀顧寧人亭林集中有原姓一篇其說殊為
詳明今附于此原姓云男子稱氏女子稱姓氏

車

一再傳而可變姓千萬年而不變最貴者國君
國君無氏不稱氏稱國踐土之盟其載書曰晉
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荀
偃之稱齊環衛太子之稱鄭勝晉午是也次則
公子公子無氏不稱氏稱公子公子姬公子益
師是也最下者庶人庶人無氏不稱氏稱名然
則氏之所由興其在於卿大夫乎故曰諸侯之
子為公子公子之子為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
字若謚若邑若官為氏氏焉者類族也貴貴也

千

考之於傳二百五十五年之間有男子而稱姓者乎無有也女子則稱姓古者男女異長在室也稱姓冠之以叔隗季隗之類是也已嫁也於國君則稱姓冠之以國江芊息媯之類是也於大夫則稱姓冠以大夫之氏趙姬盧蒲姜之類是也在彼國之人稱之或冠以所自出之國若氏驪姬梁嬴之於晉顏懿姬駸聲姬之於齊是也既卒也稱姓冠之以謚成風敬嬴之類是也亦有無謚而仍其在室之稱仲子少姜之類

古
屋
車

是也范氏之先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士會之祭處秦者為劉氏夫槩王奔楚為堂谿氏伍員屬其子於齊為王孫氏智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故曰氏可變也孟孫氏小宗之別為子服氏為南宮氏叔孫氏小宗之別為叔仲氏季孫氏之支子曰季公鳥季公亥季寤稱季不稱孫故曰貴貴也魯昭公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崔武子欲娶棠姜東郭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

書
風
千

丁臣出自桓夫崔之與東郭氏異昭公之與夷
昧代遠然同姓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也故
曰姓不變也是故氏焉者所以為男別也姓焉
者所以為女防也自秦以後之人以氏為姓以
姓稱男而周制亡而族類亂作原姓

皇朝古重種姓撰姓氏錄等書使不相混近世藤氏
諸公或取皇孫為嗣不獨亂種姓又違古制亦可
一難

俗甚貴門地其原蓋由分別種姓而然也近世士大

夫異姓相養互為繼嗣種姓混亂不可識別所謂
門地者亦有名無實也識者須明其族譜以正其
種姓

一士人詣字明霞語次及系譜士人問曰尊公豈實
父乎明霞笑曰吾家父無假實俗謂所生為實父
以別義父也明霞一言可以警醒時人

南史陳慶之傳云梁世寒門達者唯慶之與俞藥藥
初為武帝左右帝謂曰俞氏無先賢世人云俞錢
非君子所宜改姓俞藥曰當令姓自於臣歷位雲

古
車
旗將軍安州刺史俞藥可謂知所守矣近世系譜
竿濫不勝著目昔者明太祖欲祖朱文公聞一典
史之言而止豐關白亦不爲僞系英雄所作自相
肖也嘗聞近時有名公畫一長槍裝爲系圖以獻
之入大府亦是一大快事

明祖之於漢高豐關白之於源大將皆不禮其像而
加之侮言氣象相類有如此者而明祖忌刻功臣
多不善終關白磊落視諸豪傑如嬰兒比之明祖
乃有大者然明祖好學制度律令莫不精究關白

武人目不識丁政令皆馬上之舊貫是貽謀所以
有不同也宋太祖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余亦曰人
主創業非讀書人不可

劉基初見太祖問能詩乎對曰儒者末事何謂不能
帝時方食指所用斑竹箸使賦之基應聲曰一對
湘江玉并看二妃曾灑淚痕斑帝顰蹙曰秀才氣
味曰未也漢家四百年天下盡在張良一借問帝
大悅皇明世說

青田病足詩頸聯云抱珍獻楚何堪再斫樹狀麗亦

未遲所謂壯心未已者也其結云塞叟於今知匪
禍周雞從此免爲犧若余初無壯心亦無異能須
誦此句終耳可笑

徐文長十四夜詩野外虛堂夜不扃遙遙秋漢數峯
青舊栽菱葉侵河路新折蓮房插膽瓶涼氣欲來
先到水月光纔上只移櫺請看明夕三更漏相對
何人坐紙屏文長詩皆奇峭此篇稍平穩有味
道士忽逢松樹下漁舟放在藕花隈幽雅似畫
困投夜店聊呼酒笑問名山數舉鞭格調雖卑亦清

新可誦

題畫何處住高人低茅水上貼江閣杳難尋過客指
紅葉真率

浣花橋鏡水及葦蘿相望不盈尺郎家浣花橋妾家
浣紗石古調

續互史沈文卿家居盜入其室沈口吟一絕云風寒
月黑夜迢迢辜負勞心此一遭只有破書三五冊
也堪將去教兒曹盜亦舍去此盜亦似是解詩可
供一珊

兩京求舊錄云金川門之變建文帝闔宮自焚實錄
謂中使出其尸於火中越七日備禮葬之遣官致
祭而不言葬地所在或謂松陽王景請葬之以天
子之禮若然豈有不為置陵守冢掌之祠官者乎
是則備禮云者時史臣欺世之辭爾至於北京金
山口景皇帝陵北相傳有天下大師之墓好事者
實之以為建文帝墳然訪之土人莫辨其處遜國
之事野史紛紛以思恩所獲僧楊應祥譌為楊應
能或又以大監吳誠譌為吳亮且隱應祥之斃獄

而云老佛取入西內又言葬之西山不封不樹遂
指不知何人之墓以為帝墳考應祥之獲在正統
五年土官岑瑛執送總兵柳溥械至京師錮之錦
衣衛獄是年太監吳誠坐征麓川失利弗救法司
論辟宥死崇禎中鞏都尉永固請以建文帝入祀
興陵思曰建文無陵從何處祭於是言者謂當祛西
山不封不樹之訛而考尋成祖禮葬之蹟是亦癡
人說夢矣觀此則建文削髮出走事妄談可知博
物君子或信不疑何耶

古
車

吳三桂討闖賊為崇禎報讎此間傳以為忠臣近讀
虞初新志所載燕燕傳乃知三桂之討實為愛妾
耳於父與君其心初不在也則三桂亦是一逆黨
耳

鈕玉樵觚賸載雲南五華山永曆故宮在其上順治
乙亥洪承疇督師由貴竹大路取滇李定國拒戰
曲靖吳三桂由廣西四川旁搗其虛至黃草壩入
省城永曆遁至阿瓦三桂重購得之縊於貴陽府
三桂以功封平西王遂據山上故宮增脩二十餘

載備極崇麗康熙癸丑三桂反出攻長沙抗命乙
卯僭尊號丁巳病死偽周洪化其孫也戊午諸王
貝勒討賊駐軍曲靖賴將軍平耿精忠由福建進
征西粵亦由四川黃草壩直薄省城俘偽洪化斬
之滇南大定觀此可知三桂於清朝亦為叛賊不
獨為明家逆黨

三垣筆記闖賊入京命各官俱於二十一日廷見是
日各官畢集一象獨仰天內淚如泉注四彝館有
回回使者六人亦召入不拜賊怒欲置之重辟使

者曰吾君知明朝天子不知易姓若歸告吾君以
貢來朝舞蹈何辭今無君命故不敢賊終不能屈
余謂漢人居常以華夏自高而奴視諸國及臨大
節多禽獸之不若者此聖人所以有夷狄有君之
嘆乎噫

崇禎乙亥元夕流賊犯鳳陽已及司李南昌萬文英
之署急索李官安在公子元亨字介嘉泣謂父曰
吾不得復事吾父矣急著青衫出大呼曰死賊索
官何為我乃官也賊遂厲色脅之公子罵不絕聲

賊首怒甚嘯命旁賊加刃公子死賊以為此官也
遂置文英而去見遣愁集本土之俗能之者多在
漢人則鮮矣

吳次魯年五十餘僅一子國彥已受室彥自念孱弱
欲父更舉子以為宗祧計請於母母語次魯魯曰
貧家有子足矣安用多為母子乃私罄衣飾餘贏
置一妾比入門羸然病婦醫云不治但亟賣猶可
得值母子乃令原媒改遣議已成次魯知之曰我
既為人誤安可復誤他人且此妾在吾家猶可望

生一出吾門萬無生理所得不過十金安忍棄之
竟畱其妾且實告買者還其直而去妾自是病愈
平復如舊復得子座右編此類在漢人或多矣在
國人則未之間也

黃讓者與長樂儒生也嘉靖時父墓為山賊所發質
其骨以責贖讓罄產贖而葬之乃募壯士百餘人
從督府討賊二子啓愚啓魯死之讓出奇計斬首
二百人降者一千七百有奇賊既滅推其功於諸
校竟不受賞而去閩小記余謂儒生多文弱不振

若黃讓者實強人意

金史世宗記民有一妻一妾者妻子六妾子四妻死
其六子廬墓下更宿守之妻子曰是嫡母也吾輩
獨不當守墓乎於是亦更宿焉三年如一上因獵
過聞之賜錢五百貫仍令縣官積錢於市使衆共
觀然後給之以示風厲妻子克孝妾子克孝且義
女直之勇悍也亦有此有至順子誠可嘉賞

金史文藝傳麻九疇字知幾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
作大字有及數尺者時目為神童章宗嘗召見問

曰汝入宮殿中亦懼怯否對曰君臣猶父子也子
寧懼父上大奇之童子之憤藝事世多有有此識
則寡

陸游南唐書江夢孫字聿脩潯陽人節補天長令至

天長吏白縣署正寢有淫厲不可居夢孫不從是
夕果有怪竝出夢孫起焚香曰夢孫受命爲令常
治事於此鬼神有祠廟丘壟胡不各歸其所吾行
不欺暗室奚畏君等語訖皆斂迹夢孫治縣寬簡
吏民安之逾年棄官去縣人號泣送之數十里還

家事繼母盡孝早暮潔衣冠視膳羞母食旣徹爲
諸生講禮凡至疑義輒斂衽曰此科先儒猶多異
同夢孫安敢輕言諸君自擇所長可也保大中卒
年八十五贈國子司業五季之亂南唐之禰而有
斯人亦可嘉稱

止瓊山忠孝箴臣子不可不讀今附于此君者臣之
天臣之所以事其天者忠也是忠也與生俱生而
由乎當然之義是則所謂天降之衷也衷降于天
乃人所受之中人體之以事君必盡厥心必委厥

躬不敢私其有不敢阿其同狂則弗逆以激順則
弗曲而從也於戲戴天以生曷報其功一言以蔽
之曰爲臣死忠忠箴親者子之天子之所以事其
天者孝也是孝也與生俱生而本乎自然之仁是
則所謂率性之道也道形於人乃天所命之要人
體之以事親必用厥情必善厥紹不敢逆其志不
敢違其好形則不毀以傷德則克全而肖也於戲
昊天罔極無德以報一言以蔽之曰爲子死孝孝
箴

飯岡先生孝子半六酒筭贊云幽谷孝子目無一丁
承歡之器見其至誠錫類有人懿德斯傳吾以深
信人性之善余嘗跋其後曰右孝子半六酒筭贊
澹寧飯岡先生所作半六者紀之山村小民紀山
木美矣居民舉剪伐搬之都邑以爲食半六資稟
尪弱荷擔亦不能如人寔甚而其事父也承顏先
意心力所及靡不營辦父好飲酒朝夕亦未嘗不
供焉筭卽其所用沽而或人乞以藏家者云嗚呼
蚩蚩之氓生在僻陬非有講讀觀感之素而乃能

如此也先生所謂人性之善可信者不其然乎近世以博古自負者往往有疑性之不善先生因以警醒之其意至矣若吾輩居恒游息詩書之間而猶夫人也乃讀此贊可不惕然自慙乎哉今錄以告子弟先生諱孝欽字德安澹寧其號大阪之宿

儒新

七弟閻叔遺稿載孝子正助曰家有父母凡事不可不敬吾脩我屋不敢自乘必傭人以爲之以有父母在下也一夜忽泣曰誤履父杖其愛敬父母皆

是類也鄙野細民目無半字而自然有禮如此亦可以見人性之善正助豐前人

伊豫長洲村村甲茂十郎者事母至孝自飲食衣服以至零細事物每必咨稟而後行之一事未嘗自專歲垂六十終始如一又每朝出拜路上榜示人問其意曰余之頑愚亦得以長一邑則以有公法在也榜示是法之所存豈可不拜村隸今張城城主聞其孝賜米錢賞之云

長洲豫之東鄙沼海成落居民率漁戶有一大松其

本一而幹三三各數十圍高可十丈餘枝四面低
拂地縱橫凡三十步計遠望之鬱如丘山海風時
起與驚濤爭響昔者騷僧西行者探勝到此畱宿
吟哦事在里人口碑今已五六百年其前不知經
幾百星霜以余所聞雖海內名松若曾根亦難爲
之匹矣而邊陲僻陋非遊歷所及則西行後不復
遇名士品稱徒爲漁人曝網之場若余性喜退隱
使得結廬於此以朝夕與松相對豈不快事乎柳
柳州嘗以價四百買鉅鉞潭西小丘自以爲有遭

今此地既無主者不待論價則最易爲也而拙鶴
之性一生鵲巢之餘是仰雖此小事莫能了焉可
笑

吾川江東有一山曰稻荷山里人多就葬理余外家
西山氏先塋在焉余幼時數從外祖父母往展因
造其巔山實培塿而一望千里亡論豫之諸山地
形又與備藝二州海岸相對浩渺二百里間許多
島嶼若夏屋欹若牛馬之伏且走有蜿蜒者有偃
僕者巉然孤立者嵒然相重者汎汎欲流者隱隱

欲滅者奇狀百出如展畫圖烟帆風舶時復粧點
其際毋翳松泉翁嘗語余曰東山實奇觀也祇恨
平生為拜掃而登則心抱不教之哀難為徜徉又
東為彌八山其頂得景更廣更遠但山稍危峻汝
無勝具恐不得到余每歸省輒念之竟不能游焉
而賦一詩此等勝境使在畿甸則騷人墨客之咏
日不勝多山靈其得無憾

邑西小山河上氏故墟也其巔松柏鬱茂不可登其
東面有寺曰慧心院院後上山多里入墳墓吾家

先塋亦在焉其南皆松柏雜樹而無逕路樵夫亦
不入以其枕海及日昏時白鷺無數集止望之如
積雪數百步間皓皓矣余嘗歸省偶過小瀨某其
亭面山甚近某指謂余曰子在津數年知京畿勝
恐無此奇此事雖小亦一奇

後聞之伊勢州某處亦有之蓋海邦或多

此事○此下八條係新增

吾邑海濱多小白石極皎潔其最精者玲瓏透徹光
潤如玉以潮汐所摩戛自無稜角甚可愛蓋亦他
邦所無云里人拾取鋪之墓道呼曰三昧石而不

古
屋
車

入園庭其始蓋浮屠教之也天下勝地多為彼徒
所占了雖此細小物亦不曾遺何其智照之遍
邑南山大者曰平山其半腹有寺曰三角寺望海之
景頗廣絕頂南下下峻陔二里又有寺架巖枕溪
曰金光山以其水有沙金故名飛瀑急湍絕壁老
樹般般鍾奇以僻境故人不多到

海南無狐或曰舟載而至必死豈南方陽明之氣不

容陰邪之物耶

再考尊鄉贊筆識者謂江南
無野狐其地氣猶我海南歟

海南延袤千餘里多大山石推最為高峻四時有雪

豫之望也

吾州西鄙土中往往出枯根朽株其質甚堅緻鉅斷
之如黑漆髹之西條醫人嘗作墨架贈余甚為奇
物相傳上古有一神樹曰扶桑其大無量日上輒
其蔭延及三韓中古之時僵埋土中此破折之餘
也果余所謂東海有扶桑國者豈謂伊豫二名之
洲耶然此說亦甚奇

嘗聞松山城外數十里間往往有木皮繞田畝圍皆
數百武其堅凝如石傳以為皆上古伐去大木處

亦是扶桑之類歟

豫山中有一老杉其大蓋百圍云亦世所未聞旁有小聚落因呼曰杉村云

張瑞圖所書山居雜錄殊極雅致二水風度可謂不凡矣而終是不真

陳眉公曰香令人幽酒令人遠石令人雋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碁令人閑杖令人輕水令人空雲令人曠劍令人悲蒲團令人枯美人令人憐僧令人淡花令人韻金石彝鼎令人古

余因廣數條曰山令人靜禽令人暢松令人卓雪令人高霞令人惺馬令人神古硯令人樸法書名畫令人雅又戲加之曰官令人俗祿令人傲麗服令人靡美食令人滯枕几令人懶歌曲令人惰娼妓令人蕩蟻蝨令人悶

又曰余每欲藏萬卷異書襲以異錦薰以異香茅屋蓋簾紙窻土壁終身布衣嘯咏其中客曰果尔亦是天壤間一異人余曰眉公雅尚乃能作此等語其高致可想惜其學止此而已客曰此其所以為

古
車

眉公也若學有進乎此者必不成此高致因與一笑

求韻之高既是不韻無有所求唯適之安是為真高致若康節先生詩所云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隨境自適何求之有所謂風流人豪其

誰易此言耶 此下十一條係新增

安適可以養生起臥飲食皆有安適處須自求其恰好恰好人各有之須審其稟賦強弱而求之難作一定說

蔡西山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眠此朱子嘗稱以為未發之妙者將就枕宜誦之

慎言語節飲食朱子解以為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語錄又引諺云禍從口出病從口入頤之道以此為要人不可不知

飲酒每止微醺酒寔靈藥飲酒每至沈酣酒寔鴆毒但合歡之物到手易過最當自節

鄭瑄云勞可酒不可食勞後便食寔有害唯此時最

宜微醺不可多飲

又云生冷勿食麤硬勿食勿強食勿強飲先饑而食
食不過飽先渴而飲飲不過多以至食體而餲魚
餒肉敗等皆損胃氣致疾傷生昨非庵日纂

順昌谷道人种云大風先倒無根樹傷寒偏死下虛
人王怡智嘗云犯色傷寒猶易治傷寒犯色最難
醫王舟元素云治風先治脾治疾先治氣皆衛生
之要也宋莊綽雞肋編

攝生家世多其書其說皆務自便而不本義理讀之

使人長自私之心今不多取

靖節曰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俗情人能如此攝養在
其中矣

靖憲誦讀詩書又時評賞古名家詩文書畫倦則灌
花撫松閑人自養之方足矣

列仙狗生命松喬安足齒縱軀任度世至人不私己
晉稽喜詩可謂有高識呂安題以凡鳥者蓋其志
守常或不與任誕流輩合耳

九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車

車

車

